

調查與研究背後的 真情生活— 川上瀧彌與島田彌市

The Real Sentiments behind Investigation and
Research: Kawakami Takiya and Shimada Yaichi

許毓純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

Hsu, Yu-Chwen Research Department, National Taiwan Museum

楔子

家母一直在先生過世的8月20日那天

每年在佛堂前準備很多

夏天當季的、豐盛的臺灣水果

排列擺放整齊

請和尚來誦經

一直都這麼做

因為是恩師

—北村綠(島田彌市之女), 節錄紀錄片¹ 訪談

是怎樣的情誼?讓沒有血緣關係的島田彌市一家人,每到忌日,就誠心的祭拜川上瀧彌在天之靈。1901年6月川上到熊本縣立熊本農學校任教,島田是川上所教的第一屆學生,而川上則是島田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,這一份師生的緣分,讓島田經川上的引介來到臺灣工作、結婚、生子,甚至是如父子般,在他的忌日上香祭拜。

酷愛植物採集—川上瀧彌的學生時代

川上瀧彌(1871~1915)是日本山形縣人,父親川上十郎,長兄為川上廣衛。十歲時,川上因罹患傷寒引起的併發症,造成右腳關節惡性病變而癱瘓。憂心的雙親嚐試了各種方法,仍然無法治好川上的腳病。1882年十月,父親帶著十二歲的川上到東大病院,經過三次開刀、住院治療兩

百多天後,終於出院,川上恢復了自行行走的能力(星野勇三,1915)。

雖然幼時的病讓川上微跛,並沒有讓他對野外採集及植物調查卻步。1891年到札幌農學校預科就讀時,就已經帶了六、七百份的植物標本到學校(宮部金吾,1915)。農學校入學後,川上正式開始了植物採集的研究歷程,除了1894年之前,對故鄉庄內地方的植物調查外,川上還利用暑假的時間參加各項植物調查與研究工作,依他所發表的研究報告與寄給恩師宮部金吾的書信內容²相互對照,我們不難發現他來臺前的調查行腳,涵蓋了北海道與許多北海道周邊的小島嶼,包括了1897年執行北海道廳的暑期阿寒湖高山氣象觀測工作;1898年受北海道廳的委託,進行千島國擇捉島林況實際視察及森林植物調查、色丹島的植物採集;1899年則進行利尻島的植物調查。

經過植物採集、製作標本、鑑定物種、完成調查資料之後,川上在著名的《植物學雜誌》中發表許多的研究報告,1895年至1897年的連載發表〈莊內產顯花植物〉植物目錄,是就讀農學校預科時的川上的調查成果,記載共1,021種植物。1897年至1898年則發表了〈釧路國阿寒地方採集記〉,其中也包括了阿寒湖發現的新紀錄種—毬藻的形態、棲地、鑑定等相關資料。1900年發表了〈利尻島的植物分布狀態〉;1901年發表〈擇捉島的森林樹種及其分布〉,這些都是就讀農學校本科時,川上暑期努力植物調查、研究的成果展現,其中〈利尻島的植物分布狀態〉一文還獲得東京植物學會的論文銀牌獎,讓川上的研究成績開始引人注目。

川上1900年由札幌農學校本科畢業,是該校第18屆畢業的農學士,因為在學期間不斷地從事植物採集與調查,已培養相當深厚的植物調查專長能力,畢業後隨即接受北海道廳的委託



1900年川上瀧彌(後排中)在校時與房東、親友合照，前左一為好友星野勇三，前右一為長兄川上廣衛(北海道大學提供)

進行北海道森林樹種調查，以一年的時間進行調查及材料收集，輔以相關的標本資料，1902年四月就出版了研究成果《北海道森林植物圖說》，書中介紹了北海道重要的樹種，不但製作檢索表，還搭配植物形態線描圖，在短期中能整理出適當的物種資訊並出版，實在是令人讚賞。

一段師生情緣—熊本農學校任教

雖然，川上相當喜愛調查植被及植物採集，但他在札幌農學校的本科主修領域，其實是植物病理學，畢業論文為《稻のいもち病に関する研究(水稻稻熱病之研究)》；1901年6月他離開了北海道到九州熊本縣，擔任熊本縣立熊本農學校教諭的教職，成立植物病理學教室，當時的島田彌市正是農學校二年級的學生。



1909年宮部金吾(中)教授植物學教室成員(川上瀧彌為後排左一)(北海道大學提供)

島田彌市(1884~1971)是九州熊本縣人，家住八代郡龍峯山東側一個叫小浦村的地方，家中世代以農林種植維生，島田是家中的么子。小浦尋常小學校畢業後，就讀宮原町高等小學校，四年間每天步行到離家4公里外的學校上學，1898年畢業後，因熊本附近沒學校無法再升學，但是在家中幫忙務農的島田仍不放棄任何學習的機會，當年夏天就參加了八代郡第二回農業講習會。1900年熊本縣終於設立了熊本農學校，島田經由小浦尋常小學校長的鼓勵而受測入學，是首屆的學生中最年輕的；島田三年級時，正式接受川上的指導，進入川上的植物病理學教室學習農業研究，1903年2月完成六百多頁的《小浦村農業論》畢業論文(島田彌市，1969)；除了學習一般農業知識之外，島田還跟著川上進行植物採集及調查，啟發了他對農學與植物採集的濃厚興趣。

川上在熊本農學校，除了教學之外，仍就從事植物病理的研究，他受熊本縣廳委託進行「桐樹的簇葉病(桐樹の天狗巢病)」的調查研究；島田



1901年川上瀧彌在熊本執教時的照片(北海道大學提供)

畢業後，也加入這個調查計劃擔任助手，找出了感染的真菌病原，並對染病的泡桐病徵加以描述，研究成果受到各界的矚目，並被東京的報紙報導；另外七島藨(*Cyperus monophyllus*)的鼈甲病的病原菌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進行研究，持續到臺灣任職之後才完成研究報告。

永恆的「路邊草露」——川上的首次婚姻

1902年對川上而言，是欣喜卻也悲傷的一年。欣喜的是他最為世人記憶深刻的重要著作《花》終於付梓，1月4日初版發行，2月16日即再版。其中，不只是針對植物物種的形態進行描述，更加上了詩句與美麗的插圖，除了科學的知性之外，還有對自然萬物感性的深深讚嘆。悲傷的是他的首任妻子在結婚四個月後就因病過世，川上的首任妻子(山內)千歲，是北海道渡島國福山町町長的女兒，由他與宮部金吾的書信²中，我們可以略窺這段姻緣。

在結婚前的3月12日信中，川上提及「家兄反對我和有病在身的未婚妻結婚，但因已互相訂下約定，她已然在我的保護之下，希望至少在神的讚美的同時，心存感謝的一起生活。」接著3月31日的書簡中，更下定決心的寫道「關於結婚，應該接受未來的命運，只能依賴天父的恩惠」²。5月份，川上趁著要到京都、大阪出差的機會，回到北海道帶未婚妻到東京看病，並於5月25日在東京完婚，之後以換地方療養為理由，兩人一起回到熊本生活。千歲素有文采，也擅長作畫，因此在家事的閒暇時間，還幫川上為桐樹的得病枝葉寫生，提供病害狀況的圖片描述。但不幸地，千歲於10月8日辭世，在10月23日寫給宮部的書信中還夾著詩句，剛將妻子埋葬而無法入眠的川上寫下「… …桐樹落葉秋天的傍晚，驚覺是夢，嗚呼夢啊！」²，字句中讓人深深感覺到他心中的悲慟與哀悽。



川上千歲追悼寫真・川上瀧彌(右一)、千歲父親山內久內(中)、千歲母親山內友和(後左)、千歲兄山內文太郎(左一)(北海道大學提供)

在1903年3月發行的第三版的《花》中，川上在序言中提到了亡妻，在書中也加入了妻子遺稿中的一篇〈鳶尾花〉的詩，並配上優雅的紫藍色鳶尾花圖片；更在渡臺前，將妻子的作品集結成《道しばの露(路邊草露)》出版成冊，書中附上川上自己、親人與朋友們對千歲的追思與悼念話語，似乎是想以此書的出版，來見證千歲短暫的生命，美好而得以永恆的留存。

南征顯身手—來臺工作的機緣

川上的人生總是努力不懈，不論是在北海道札幌就學，或是在九州熊本縣執教；除了喜歡到處採集植物、分析植被概況與製作植物名錄；還不斷研究植物病害、培養病原菌、診斷受害植物狀況與危害區域的調查，每個階段都有新的研究成果，提供農業與林業有用的病害防治知識；忙碌的工作與生活，可說有相當的成就。然而千

歲的過世，是否給了川上一個分號，讓他有了再出發的想法，我們不得而知？但是千歲過世後，川上在書信中向恩師提出想到臺灣發展的想法，並請求協助，恰巧當時的臺灣殖產局局長新渡戶稻造，不但是札幌農學校的學長，也是宮部的同班同學，透過宮部與新渡戶的幫忙，川上如願的獲得了到臺灣工作的機會。

川上在1903年9月辭去熊本農學校教諭一職，並透過新渡戶的介紹，在東京與續弦(井口)榮子結婚，10月12日即帶著新婚的妻子渡臺赴任，就如同他在當年初與新渡戶見面後，寫信向宮部說到：「南征是測試自身命運的好機會，期待發現有趣的研究材料。」²川上就此向著臺灣新生活前進。川上夫婦最初來到臺灣的臺中，川上被任命為臺中農事試驗場場長，卻因試驗場重新劃分給臺中糖務局的緣故，成了廢場前的最後一任場長，12月份轉任總督府殖產局農商課，就搬到臺北，並擔任教授農事講習等工作。1904年1月正式被任命為總督府農商課技師，還兼任臺灣國語學校的講師。

隨後，農學校畢業不到一年的島田，也在2月份辭去了熊本縣「桐樹的簇葉病」調查助手職務，3月份來到臺灣跟隨川上的腳步，師生二人終於又在臺灣相聚，在南方的這片新生地，一起從事農作物病害研究及植物採集的工作。來臺之初，島田受雇於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，擔任水稻、甘藷等作物的觀測與研究工作，隔年(1905年)5月份被指派進行臺灣重要的農作物調查，包括了水稻之外的臺灣重要作物的栽培情形，並於11月提出報告，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於1906年3月，就把他的調查成果《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》出版成書，供做臺灣地區農業發展的參考，其中詳實的記載了當時的普通作物、特用作物、果物及蔬菜作物等共18種。雖然1905年12月島田因為服役離開臺灣，一年四個月後的1907年3

月1日退伍，隨即於3月7日回到臺灣，任職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農務課技手，除了發揮農學專長負責農務、農業統計業務之外，還跟著老師川上從事植物調查事業，協助「臺灣有用植物調查」計畫，採集植物供作研究之用。

走上高山、走入離島—— 植物調查事業的背後

臺灣植物的採集調查始於英國人，而物種被採集鑑定的極盛時期，或說是在地全面進行植物調查的時代則為日治時期。日人領臺初期，東京帝大獲得經費進行調查，分別於1896年、1899年、1903年派員到臺灣進行短期採集，後來東京帝大的植物調查研究經費中止（堀川安市，1927），臺灣的政情也逐漸趨於穩定，總督府開始因應時局，投注心力進行殖民地的各項產業及土地資源調查。當時，殖產局長新渡戶稻造等人認為天然產物調查等基礎研究有其必要，在1904年爭取了相關經費，從此總督府接手植物調查工作，促成了「臺灣有用植物調查」計畫的執行（島田彌市，1935）。

當然，以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調查計畫，除了時局允許之外，人的因素也很重要，川上瀧彌受到新渡戶稻造局長的支持，兒玉源太郎總督及後藤新平民政長官的諒解。因為，他除了具有植物病害研究、農學講習教授的能力外，執行植物調查更是經驗豐富；這個南方殖民地的植物調查工作，也正是川上想要大顯身手的志業。早在1903年12月4日川上寫給宮部的信中，提及他當時的多項任務，「終於從臺中搬到臺北，因為沒有空的官舍，靠著役所（區公所）租借到了新渡戶局長宅前的租屋，很多事情要麻煩新渡戶夫人照顧了。老師（新渡戶）二、三天前開始因虐疾臥床中。這次成為殖產局一員、調查臺灣植物任務之外，還擔任研究植物病蟲害的主導者，要教

授農事講習和植物學。」²其中就已經包含了植物調查工作。

但是，直到1905年，「臺灣有用植物調查」計畫才正式編列預算並執行，由川上瀧彌主持，採集回來的標本則送回東京帝大，東大的早田文藏則負責物種鑑定與確認。第一年預算只有2000圓，經費相當有限（島田彌市，1935），這個植物調查計畫的助手僅能有一位，歷任的助手包括了中原源治、森丑之助、島田彌市、佐佐木舜一等人，以最精簡的編制人力進行「在地的」臺灣植物採集。在此之前少有高山及離島地區的調查，因此此計畫採集回來的植物標本都是第一手的珍貴資料。1905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，川上瀧彌就與中原源治等，由原住民及警察協助首次攀登新高山（玉山），川上對這次採集行程，在《植物學雜誌》發表了〈臺灣新高山採集紀行〉，文中清楚的敘述登頂的景況：

此處是最高峰之間位於南邊的一峰，在此採集了金梅草、薄雪草、石松科、桔梗科等奇草。山峰東邊稍低處繁生許多植物開的各色花朵，如藍色的山蘿蔔、黃色的金絲桃及景天、紫色的牻牛兒苗、紅色的石竹及柳葉菜、白色的薄雪草等。我們兩人熱烈地採集著，有薔薇科、繖形科，也有姬花蕨、深山蔥，實在不忍離去。在石田警部吹著鳴笛催促著我們行程太慢了時，才從陶醉中驚醒過來，趕快跟上隊伍。繼續沿峰前行，但前路難行，左右兩側都是深峻的溪谷，粘板岩不時崩落，行來十分危險易墜。最後抱著岩角千辛萬苦的一峰越過一峰，沒有可攀之樹木，其危險度實非言語所能形容。從此處開始叫蕃丁只帶必要的器具行李登頂即可，因為攀登此絕壁，一不小心就會粉身碎骨。戰戰兢兢，彼此警戒留意，辛苦地登上山峰，但發現新高山絕頂還在不遠的北方。在跨過重重相疊崩落的尖銳粘板岩前進，此時正好東面的山谷飄

上濛濛的霧氣，午後的斜陽將我們的影子映成白雲上的黑影，美麗的彩虹將我們的影子包圍著，外輪還有二、三重的彩虹，十分壯觀美麗，正是俗稱的「映光輪」。在高山頂上真是難得的現象，彷彿佛祖在雲中顯聖般；可惜一霎時，此空中奇觀便風吹雲散而消失了。下午三時，抱著很大的期望登上了新高山頂，並連呼「萬歲！」(川上瀧彌, 1906)

川上的字裡行間，讓人了解當時攀爬玉山的難度，也能領會到他對採集植物的專注，和發現新奇植物時的雀躍心情。1905年12月5日的一把火，燒毀了民政部的4棟建築，包括了殖產局原先收藏的植物標本與1905年開始所採回的標本，共11,500份標本(臺灣日日新報, 1905/12/6)。其中就包含了川上首次玉山的採集成果，幸而部分標本已送至東京進行鑑定，採集成果並未燒盡。川上瀧彌未因此受到影響，反而再接再厲地進行玉山植物的調查，由現今林試所植物標本館典藏的標本可以發現，川上瀧彌主持計畫期間，團隊至少在1905年、1906年、1908年、1909年多次進出玉山地區採集植物標本，除了玉山之



1912年7月川上瀧彌(中排左二)與佐佐木舜一(中排左一)到蘭嶼採集的留影(林試所植物標本館提供)

外，也進入許多高山地區採集。離島也是「臺灣有用植物調查」計畫的重點地區，蘭嶼、綠島、彭佳嶼、澎湖、基隆嶼等都曾經進行調查。當然只要有機會，平地更是不能遺漏，整個計畫的採集的地點遍佈臺灣本島各地。

島田彌市從1904年踏上臺灣，至1922年植物調查事業結束為止，除了志願役服役期間，無法參與相關的採集與整理工作外，在他農務、果樹、農業統計等農業工作中，也加入川上瀧彌進行臺灣植物的調查事業(島田彌市, 1969)。由典藏在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，及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的標籤資料(採集者標示包含島田彌市者，約500件)整理顯示，島田彌市的採集地點以平地及淺山為多，數量以北部地區最豐富：臺北縣市(46.80%)、新竹縣(14.80%)、桃園縣(9.40%)，合計就超過七成；其中著名的採集地點如：大屯山系區域、士林的芝山岩、新店的烏來、新竹的北埔、桃園角板山及復興鄉、基隆、萬里、淡水、北海岸等；以採集的物種來看，島田的採集以草本植物較多，如十字花科、禾本科、豆科、莎草科、菊科、旋花科、蓼科、唇形科等；另外若以「週間天」來看採集日期，則發現星期六(19.40%)及星期日(22.00%)居多，顯示島田休假時也熱衷於植物採集的景況；有趣的是，農作物不時的會出現在標本行列，應該是島田在農作物調查之餘，偶爾也會採集當時的農作物製作成標本，供做研究或將來參考之用。對照其標本與著作後，的確證實他會在做農業調查時進行採集，例如1910年3月島田在森丑之助及緒方正基等的協助下，進行角板山附近的泰雅族農業調查，在植物標本館中也可以發現當時採集的植物標本留存至今。

1911年，島田正值27歲壯年，當年5月由川上做媒，島田與大橋比作小姐結婚，比作小姐是當時的臺灣第三高等女學校教諭大橋捨三郎的二

女兒；在島田的自傳中提及，結婚後島田夫人除了擔任稱職的家庭主婦外，還不時的要協助島田製作標本，每當島田出差採集標本，會先將標本寄送回家，島田夫人就接手處理，相當辛勞

(島田彌市, 1969)。在島田子女訪談中，也提到母親對標本的盡心：

有時候晚上我們醒來看見

母親為了臘葉

還沒睡覺

她用報紙夾住植物

用了很多層報紙來去除水分

還用馬糞紙這種軟的材料吸收濕氣

再加上報紙用標本夾壓住

每次都要用這些

所以晚上要晾乾 隔天再使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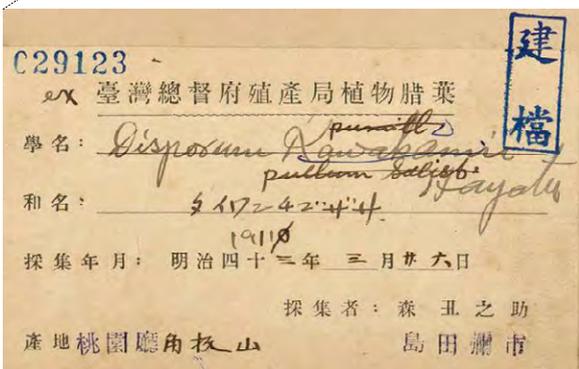
--北村綠(島田之女)與島田武彥(島田之子)，節錄紀錄片「訪談

所以愛採集植物標本的男人背後，如果有個能幹的夫人，真是幸福呢！

即使戰後島田回到日本，也還持續的進行植物採集與研究，直到終老。2008年，臺灣博物館籌備百年館慶，與島田子女訪談時，想起了他所使用的採集工具：採集盒、標本夾都還珍藏在老家，之後家屬即將這些物件送給臺灣博物館供做展示並保存。

慶祝盛會的插曲—殖產局博物館的創建

1907年，臺灣總督府為了1908年的縱貫鐵路全線通車，擬定一個盛大的全線通車儀式計畫，並打算邀請國內外賓客來臺同賀。整個計畫中，殖產局負責開辦一場臨時的物產展覽會，想要以島內的豐富產業縮影，好好的展現殖民的成果，經過數次的溝通與討論，從物產展覽會轉變成殖產局標本館，最終定案是殖產局必須在1908年10月籌設出一座常設的殖產局博物館，地點則為彩票局新建成的廳舍，一個新穎富麗卻因無法發行彩票而閒置的建築。



1910年3月島田彌市及森丑之助在角板山所採集的植物標本(臺大植物標本館提供)



島田彌市使用的植物採集盒及標本夾(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)



依森丑之助的描述，在產物展示會階段，包括了森本人、小西成章、川上瀧彌、伊藤祐雄、岡本要八郎、島田彌市、中井宗三等，就已經參與策劃工作(森丙牛生，1925)。雖然籌備的共識已然成形，但是殖產局博物館的籌設，到了1908年4月的年度預算通過後，才真正具體化，5月份頒布臺灣總督府第八十三號訓令，正式宣佈博物館的成立，實際的執行也在這個月展開。正式的團隊中除了由川上瀧彌擔任館長之外，在負責植物部門的名單有：伊藤貞次郎、島田彌市、佐佐木舜一，當然就有島田的加入。籌建博物館的實際展示設計、部分動物標本、產業模型製作、展櫃製作等，就在短短的時間中積極推展，甚至由6月份開始，參與的人員幾乎是日以繼夜的加班；其間，對法規算是外行的川上、島田師生兩人和伊藤還起草了博物館的章程，並在8月份公佈，讓設置博物館有了正當的法源依據。

至於為何由川上瀧彌擔任館長一職，依岡本要八郎的回憶：「先生風趣又富有文采，對於庶民的器物收集很有興趣，常識又豐富，除了植物調查之外，今日的博物館的創設也是最適任的人選。先生喜好旅行，雖然身體狀況不佳，卻常至深山幽谷探險而不厭倦，真是另人驚訝，每前往一處所寫下的美麗文章，為讀者所樂讀。又有雄辯的口才，往往盡其所知，滔滔不絕。如果您

親身走入博物館，看看標本、模型的蒐集，就可以知道先生投注多少心力了！」(岡本要八郎，1925)。我們可以得知川上除了採集植物、研究農學、寫作發表的能力之外，對各種文物收集有極大興趣，加上口才流利樂於分享，如此一位集合了收藏、研究、寫作、教學能力，廣泛興趣又具個人風采的人物，果真非常適合擔任具有博物館館長。因此，總督府殖產局長官指定川上為博物館的館長，一點都不令人意外。

正值24歲青壯年的島田隨著川上籌辦博物館，也成了創館的元老工作人員之一，他和川上一起負責植物及農業方面的展品收集與展示製作，島田在回憶創館時期提到：「川上館長也將「有用植物調查事業」的植物標本移到博物館中儲放，之後這些標本則利用許多臺灣植物調查成果的相關報告中。」(島田彌市，1939)，就算戮力的籌建博物館，川上也沒忘記植物調查計畫，不但將採集的成果移至博物館保存，並充分利用臘葉標本，成為展示的陳列品之一。

終於經過幾個月的辛勤工作，團隊在10月18日完成展館的佈展，經過佐久間總督、大島民政長官22日的驗收，23日就迎接了日本皇室閑院宮載仁親王與王妃的蒞臨，也是殖產局博物物的開幕的大日子。親王一行人參觀時，由籌備的各個專業人員進行解說，過程豐富而順利，也令大

家都相當喜悅，雖然本來是一場為慶賀縱貫鐵路通車的臨時展演，就在所有人的努力下，最後竟然創設了具永久象徵的博物館，這應該也是川上與島田人生中的一個意外成就啊！

新生與驟逝—博物館的擴展之際

1915年3月「故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」落成，即捐贈給總督府「殖產局博物館」作為新館，6月5日位於彩票局大樓原址閉館，開始搬遷至紀念館中，只有2個月又15天的時間能夠打包、搬運、重新布置，果然在8月20日博物館順利的重新開館。在這慶祝博物館再次新生的同時，館員們並沒有完成任務的欣喜，因為川上館長就在這個重要的時刻驟然離世。

關於川上的過世之日，許多文獻上都會提到，卻可以發現有兩個說法，一是8月20日、一是8月21

日。從〈日日新報〉的報導中，8月21日出刊的「川上技師」提到的是20日午後，川上瀧彌因急性腹膜炎送進臺北醫院治療（臺灣日日新報，1915/8/21）；8月22日刊出的「川上技師逝去」則指出穿上因突發的急性腹膜炎於20日午後入院治療，21日溘然遠逝（臺灣日日新報，1915/8/22）。川上的好友星野勇三在〈故川上瀧彌君小傳〉的文中，則指出川上6月即有不適，曾於6月28日入院，出院後仍投入博物館的重新開館。不幸於8月19日發病、20日入院、21日過世（星野勇三，1915）。岡本要八郎的回憶中也指出，「先生是在現在的博物館開館之日（20日）大病復發，隔天（21日）便與世長辭了」（岡本要八郎，1925）。建功神社誌也簡要的記載：川上瀧彌，學務部兼勤，技師，大正四年8月21日，殉職，北海道。

但是，在川上的老師宮部金吾的〈故農學士川上瀧彌君略傳〉文章中，記載的卻是8月19日病倒、8月20日下午6點40日溘然長逝（宮部金吾，1915），另外，島田彌市的女兒北村綠女士的訪談中，所提及川上的忌日也是8月20日。

然而，無論是8月20日或是21日，川上就這樣離開了一手創建的博物館，離開了他渴望探查的臺灣，離開了蒼鬱的綠樹，離開了繽紛的花草，

也離開了一起胼手努力的人們，留給師長、朋友、學生、晚輩的是無形而無限的追思；但是由他主持的植物調查計畫所採得的成果，那數千份的植物標本，留給臺灣植物學研究的卻是有形而無限的穩固基礎。



正在壓製標本的島田彌市（島田武彥提供）

熱忱不減—植物調查之外的農業研究

川上過世之後，從島田任職的單位及發表的著作可以看到，除了鍾愛的植物調查工作之外，他在農林業研究上也多所努力。島田由最初的總督府農事試驗場雇員，到官拜總督府技手、技師、州技師，曾在殖產局農務課、園藝試驗場、新竹州立農業試驗場、臺北州農業傳習所等單位任職，從事的都是農業相關工作。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中，除了常執筆介紹「龍眼」、「柑橘類」、「荔枝」、「愛玉子」等水果與農產之外，更陸續發表了「大甲蘭及同製作品調查書」、「臺灣稻作及柑桔栽培法」、「臺灣果物調查第一卷」、「臺灣泰雅族利用植物」、「蓮草栽培法」、「臺灣的椪柑」等農業、園藝的研究報告。在島田自傳的第八節中，特別記載了令他記憶深刻的工作，其中臺灣植物調查事業就名列第一項，臺灣產椪柑的品種改良、晚白柚的引進、引進木麻黃為海岸防潮防風林木等在臺灣進行的工作，他也都細細的描述過程與感想。

無論是在植物的調查，或是農林業的職務上，島田總是努力不懈，不知是追隨著恩師的腳步，或說他們就是這樣一對性情相近，同樣對植物調查與農業研究具有熱忱的師生。

結語

您父親是怎麼樣的人呢？

很正經 很認真

雖然外表很嚴肅 令人生畏

但是很溫柔

.....

印象中父親不曾罵過我們

對!我也沒有

他沒有罵過我們

他只是做研究

或是工作

採集植物

或看書 沒別的

還有常常出差上山去

是呢!腳上都綁著綁腿

--北村綠、守田文子(島田之女)及島田武彦(島田

之子) 節錄紀錄片¹訪談



島田彌市(島田武彥提供)

島田子女的印象中，研究工作、植物採集調查就是父親的一生。森丑之助在描述博物館創館景況的文章中，對以活體製作動物標本寫下感想：「這由別的角度來看實在是殘酷的作法，因為伊藤、森、中井(舊姓加藤)等一夫當關的惡漢才做的出來，與溫文篤實的川上、島田二位那樣高尚做法的人之間是完全矛盾，但小西氏等人

對我們的所做則給予鼓掌並樂觀其成。(森丙牛生, 1936)」也點出川上與島田師徒二人溫和的學者性格，好採集、愛研究、樂講學與著作分享，似乎就是川上與島田師生二人一前一後所邁進的人生旅程。

若是遇上時空交錯，穿梭在臺灣博物館的長廊間，或許能碰上川上瀧彌館長及島田彌市先生，望著他們綁上綁腿正要出門採集的背影，聽見他們討論著農業統計的對話！雖然，時光流逝、斯人不在，但兩

人的努力與貢獻未曾消失，他們留下的標本與論述，在臺灣這個異鄉永久存留，持續地成就這塊南方的土地。

後記

以一支拙筆，下筆寫這樣的文章，實在是一項艱難的工作，但是任務在身，只好慫勇向前。感謝一路上陪伴我的朋友與同事，首先感謝小坂史子小姐，與她的超級尋人任務(百年物語紀錄片計畫)，從文獻收集、人物訪談，到影片拍攝完成，給在博物館工作的我開展另一種視野；再來是被我逼迫解讀日文的黃郁琪與楊雅惠小姐，讓我得以了解更多日文資料的始末，還有楊雅惠與蔡思薇小姐撥空與我討論，給我信心；最後是李瑞宗學長的鼓勵與吳永華老師的啟發，謝謝你們！所以，如果文章中有所謬誤，尚祈會心一笑，更希望讀者能提出寶貴的指正！

¹〈百年物語—追尋臺灣博物館日據時期研究者的足跡〉紀錄片，2011，國立臺灣博物館發行。

²川上瀧彌與宮部金吾的書信內容，均參考自北海道大學於2010出版，秋月俊幸編撰之《書簡集からみた宮部金吾—ある植物学者の生涯》一書。

引用文獻

- 川上瀧彌。1906。臺灣新高山採集紀行。植物學雜誌，V20(229):30-36。
岡本要八郎。1925。川上先生を偲ぶ。臺灣博物學會會報，15(79):105-106。
星野勇三。1915。故川上瀧彌君小傳。札幌同窓會第三十三回報告，P5-9。
宮部金吾。1915。故農學士川上瀧彌君略傳。札幌博物學會會報，6(1):70-73。
島田彌市。1935。臺灣の植物。東洋「臺灣特輯號」，p189-202。
島田彌市。1939。博物館。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，p381-382。
島田彌市。1969。島田彌市自傳。《植物分類，地理》V24(3):90~104。
堀川安市。1927。臺灣動植物探究略史(一)。臺灣時報，87:90~101。
森丙牛。1925。川上農學士と臺灣植物調査事業。實業之臺灣，17(9):23-27。
森丙牛。1936。臺北博物館的回顧。科學之臺灣，4(2):51-62。